



#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七十冊

密教研究法  
密教發達志（上）



中國書店

# 本册說明

「譯叢」第⑦①⑦②等三册，收集的是松長有慶的「印度密教研究之現況及其研究方法」、「密教圖典」書中的「密教相關論文目錄」、及大村西崖的「密教發達志」。此中，前二者皆與研究方法有關，故收入第一部份之「密教研究法」中。

「印度密教研究之現況及其研究方法」一文，摘譯自松長有慶所著「密教經典成立史論」（法藏館）的序章。有關密教的這類論述文章不惟我們不曾一見，即使在日本，也為數不多。對於要研究密教的學者而言，本文是值得推荐的入門文章。

該文作者松長有慶（一九二九——），是當代日本著名的密教研究者。畢業於日本高野山大學密教系，並修畢博士課程於東北大學印度學、佛敎史學科。一九七七年，以「密教經典成立史論」一書獲得九州大學的博士學位（在日本，修畢博士課程而未提論文，可以畢業離校。但仍未能獲得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取得，往往是在修畢課程離開學校十幾二十年提出論文通過之後，始能取得。所提論文的學校，也不一定自己的

母校)。作者除此書外，另有「密教の歴史」、「密教の相承者」、「マンダラー—西チベットの佛教美術」等書。

「密教相關論文目錄」取自「密教圖典」（筑摩書房）一書的資料篇。「密教圖典」是一部以圖片配合文字說明的密教入門書，初版於一九八〇年，爲宮坂宥勝、金岡秀友、眞鍋俊照等三位學者所合編。

有關密教研究的論文目錄，在「密教大辭典」（新文豐影印版）的資料篇裏也收集不少，讀者可另行參考。但是該書所列，止於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最近這二十年的新論文則全部未收。而「密教圖典」一書則收至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〇），因此本書乃取之以補「密教大辭典」之不足。俾供研究者參考。

「密教發達志」是大村西崖用中文所寫的密教史鉅著。全書從印度與中國的密教，一直論述到日本的東密與台密。像這樣貫串印、中、日三國的密教史，迄今爲止，在國際學術界，都還甚爲少見，更不用說是佛教研究並不發達的我們了。「譯叢」最初的編輯動機是引進我們所缺少的重要外國佛學論著，因此，乃不拘拘於其原著是否爲外文，仍將它收入「譯叢」之中。

關於本書的價值，當代日本的密教學者松長有慶嘗云：

「有關印度密教史的劃時代著作，在大正七年由專攻美術史的大村西崖出版。

這就是共有五卷的密教發達志。此書檢討現存漢譯密教經典與儀軌內容，以其翻譯年代爲基準，探尋印度密教的興起與發展，可說是實證性密教史研究的嚆矢。此書出版之時，曾受到眞言宗傳統派學者的批判，但是，現在却有不少印度密教史的文獻學研究者沿襲其方法論。」（「密教經典成立史論」序章第二節第二款）

由上引這段話，大體可以窺見該書的歷史地位與價值。事實上，現代日本學者在爲密教初學者開列書單時，大村西崖這部書往往是書單中的第一部。在「佛教研究入門」（平川彰編、大藏出版）一書中，有關密教的兩篇文章：「密教」（津田眞一）與「天台密教」（三崎良周）所列的參考書目，大村氏這部書都是其中的第一部。可見迄今爲止，其書在學者心目中仍然是一部並未過時的重要著作。

至於大村氏能用如此嫻熟的中文去著述，而且原書書名又是我國的名學者羅振玉所題簽，這些雖然都是「餘事」，但却也不能不視之爲一件中日學術界值得傳頌的美談。

# 目次

## 一、密教研究法

### (一)、印度密教研究之現況及其研究方法（松長有慶）

第一節 印度密教之研究領域……………一

第二節 日本的印度密教研究……………三〇

第三節 外國的印度密教研究……………三六

第四節 印度密教的研究方法……………四三

(二)、密教相關論文目錄……………宮坂有勝 等……………五七

## 二、密教發達志 (上)

(一)、作者（大村西崖）簡介……………一

(二)、「密教發達志」題辭……………久保得二天隨 等……………一

(三)、自題「密教發達志」……………	大村西崖……………	七
(四)、原書目次……………	……………	一
(五)、原書本文(卷一)……………	……………	一一一—一七八

# 印度密教 研究之現況 及其研究方法

## 第一節 印度密教之研究領域

### 1. 密教與顯教

「密教」這個詞彙的定義是明確的。但是，它的用法也頗為曖昧。日文中的「密教」，本來是被用於與「顯教」相對、並加上價值批判的詞彙。將此一與顯教相對的密教所含有的特質加以明確規定的人，是弘法大師空海。他在其教判論：『辨顯密二教論』（註一）中，以法身說法、果分可說、即身成佛等項，作為與顯教相對之密教特質。或許，這是最初、最簡潔的密教定義。

但是，也有人將空海所下的定義，加以擴大解釋。此即日本天台宗所研究的密教（後







來稱爲台密），其定義較空海所定更爲寬廣。慈覺大師圓仁將法華經等的一乘教（大乘佛教）稱爲密教，並將三乘教（小乘佛教）配屬於顯教。比起後來的東密（眞言宗）之密教教學而言，台密對密教所下的定義較爲寬泛。

此外，目前我們所使用的「密教」一詞，其所指範圍較寬。一般而言，密教被理解爲神秘性的、閉鎖性的、原始性的、呪術性的。亦即與其將它說是密教，不如說是神秘教（esotericism）。但是若依據此一廣義的標準，則古代宗教之大部分都可收入密教的範圍之內。若依空海所作的狹義解釋，則不僅台密很難入其範疇，連印度密教及其支流的藏傳佛教（喇嘛教），也不能稱爲密教。

如果印度的密教，一如日本——擁有獨立的教團、可以闡明其教理之特質，則可以作爲標準。但是，由於印度密教是發展在一般佛教教團裏，所以很難從佛教之中將密教區別出來。不過，如能掌握一般所說的密教特色，則在佛教經典中，應該也可以找到不少。

## 2. 密教的語源

在規定密教的概念之前，我們先從佛教經典中，探討這個詞彙到底是如何地被使用着

「密教」一詞，很早就已出現在漢譯文獻中。它的首次出現，是在五世紀初譯出的『央掘魔羅經』裏：

彼諸衆生亦復如是（註二）。久習無我隱覆之教，如彼凡愚染諸邪說，去來現在不解密教。

這裏的「密教」，指的只是深奧之教。它與大智度論中之與「顯現」相對的「秘密」，用法相似。

菩薩雖應次佛（註三），以諸煩惱未盡故，先說阿羅漢。諸阿羅漢，智慧雖少，而已成熟。諸菩薩，智慧雖多，而煩惱未盡。是故先說阿羅漢。佛法有二種，一秘密，二現示（註四）。現示中，佛辟支佛阿羅漢，皆是福田。以其煩惱盡無餘故，秘密中，說諸菩薩得無生法忍，煩惱已斷，具六神通，利益衆生。以現示法故，前說阿羅漢，後說菩薩。

諸佛事有二種（註五）。一者密，二者現。





在這裏，所謂的現或顯示，是指爲劣根的緣覺、阿羅漢而說的小乘教；所謂密或秘密，是指爲大乘菩薩所說的深遠的大乘教，並沒有一般所說的顯教與密教的意思。

此外，「密教」或「密藏」等詞彙，也數度出現在唐代以前的漢譯經典裏。此即：隋、闍那崛多所譯的『一向出生菩薩經』（註六）、唐初、菩提流志譯的『一字佛頂輪王經』（卷一（註七）、唐、不空譯的『如意寶珠轉輪秘密現身成佛金輪呪王經』（註八）、『五字陀羅尼頌』（註九）等經典。但是其語義也都如前文所說的，是指深奧之教。在唐初阿地瞿多譯出的『陀羅尼集經』卷十二（註一〇）中的「密藏」（或「秘密法藏」）一詞，有陀羅尼、印、壇法之意，與現在的「密教」用法，相當接近。雖然如此，但是出現在這些經典中的「密教」或「密藏」，還沒有被用來與顯教相對，也並未具有優位性的地位。

可以作爲與顯教相對的「密教」的文獻，是相傳由不空作釋的『總釋陀羅尼義讚』。其中，將陀羅尼、眞言、密言、明顯地開列爲法、義、三摩地、文等四類，卷末有如下之敘述：

如上陀羅尼（註一一）、眞言、密言、明義、依梵文。復於顯教修多羅中稱說。或於眞言密教中說如是四稱。或有一字眞言乃至二字三字乃至百字千字萬字，復過此數乃至無量無邊，皆名陀羅尼、眞言、密言、明。若與三密門相應，不暇多劫難行苦行，能轉定業，速疾易成。安樂成佛，速疾之道。

此文中，明指密教不同於顯教，它是速疾成佛之道。此『總釋陀羅尼義讚』雖記爲不空「奉詔解釋」，但未必由不空譯出。其故如次：（一）不空奏上的『表制集』卷三所載的「三朝所翻經論請入目錄流行表」（註一二），並沒有該義讚之名，（二）『貞元錄』（註一三）收載有此『目錄流行表』之外的不空譯佛典，但亦未見載有此一『義讚』，（三）相當着意地收集不空所譯經典而持回日本的空海，也沒有將該讚之名列在『請來目錄』（註一四）之中，由此看來，我們不能認爲『總釋陀羅尼義讚』是不空所譯。而且，由於該讚不見有梵文原典或藏譯本，因此，也無法確知它的內容反映出何等程度的印度色彩。總之，縱使不空譯（或不空釋）的義讚中，出現過與顯教相對的「密教」的詞彙，也不能立即認爲顯密之說確實是起源於印度。





姑且不論經典中的「密教」，是否具有與顯教對峙的意義，但是，密教的歷史之開始於印度則是毫無疑義的。現存的梵文原典或譯自梵文的漢譯密教經典與儀軌，數量相當多。此外，大量收集直接譯自梵文經典與儀軌的藏文大藏經，其中大部分都與密教有關。因此，若超越「密教」這個詞彙的有無，及其意義之差異，則密教經典的成立史自是不得不在印度探求。但是，在漢譯或藏譯的大藏經中，被配屬於密教部的經典，是否都真是密教經典？此外，在一般佛教經典中，有無密教經典存在？這些問題，都頗值得注意。其所以有這類問題產生，是因為對於「密教」這個詞彙的概念因人而異的緣故。例如在漢譯大藏經中，將『金光明經』收在經集部（大乘經典中之一部），而藏文大藏經則將它歸屬在具有密教部意味的怛特羅類。這樣的例子，為數不少。

爲了確定語意並不明確的「密教」一詞，此下擬對外國人如何使用與理解該詞，作一探索。

### 3. 怛特羅教

漢字文化圈以外的人士常將密教稱爲秘教性的佛教 (esoteric buddhism)。或佛教中

之秘教 (buddhist esotericism)。近來，怛特羅佛教 (tantric buddhism) (註一五)、或佛教的怛特羅教 (buddhist tantrism) (註一六) 的稱呼，廣為一般人所使用。在印度大乘佛教的流派之中，名為怛特羅 (tantra 密續) 的聖典，曾取代了向來的經典 (sūtra) 地位。從八世紀左右開始，這種變動即極為明顯。甚至在印度教 (Hinduism) 中，也出現了名為怛特羅的聖典。亦即從此一時期以降，無論是佛教或印度教，都盛行怛特羅聖典。因此，外國的學者將產生怛特羅聖典的教派，稱為 tantrism, tāntricism, 與 tāntrikism。

若就怛特羅的語源而言，其原義為織布機 (loom)、綫 (thread)、直綫 (warp) (註一七)，但由此又衍生多義 (註一八)。在『kāśikāvṛiti』一書中所用的「怛特羅」一詞，是由具有「擴展」語意的 tan 衍生出來的。其後，該詞被認為是出自含有創造或知識意義的 tatri 或 tantri 一詞而來，乃成為「知識因之而廣闊」的意思 (註一九)。又，賈米尼 (Jaimini) 在『Sābara bhāṣya』(『Mīmāṃsāsūtra』的註書) 中，指出：「所作之事能予衆人利益者，稱為怛特羅」(註二〇)。從中可以看出，他意圖以宗教性





的機能爲基準，以導出怛特羅之名。

考體利亞 (Kautilya) 在『Arthasāstra』一書的第十五章中，列舉三十二個主題 (yukti)，而題其章名爲 Tantra-yukti。此時的「怛特羅」具有論書之意。阿摩拉可沙 (Amarakoṣa) (註二一) 也承繼此說。商羯羅 (Śaṅkara) 以爲它含有哲學理論之意 (註二二)。此外，卡米卡阿笈摩 (Kāṁika-āgama) 則以爲：「處理有關真理 (tattva)，或真言 (mantra) 等深遠之事項者，即是怛特羅」(註二三)。這是將有關宇宙真理之事項、以及有關神秘性的語言之事項爲主題的書籍，稱爲怛特羅。因此，它不是與衆生有關的 smṛti 或 nigama，而是屬於神的 syuti 或 āgama，可說已成爲吠陀 (veda) 的一個部門 (註二四)。

至於佛教方面，相當於『秘密集會怛特羅』(Guhyasamāja-tantra) 第十八分的『續怛特羅』(Uttaratantra) 之中，以怛特羅爲因、果、方便之相續者 (註二五)。亦即使因之衆生、果之佛、與救濟衆生之方便等三者聯繫不可分者，即是怛特羅。這種情形與其說是語源性的解釋，不如說是將佛教怛特羅的理念加以規納。這是將怛特羅附上了佛教

教性的新意義。

若依上來所述，所謂「怛特羅」，就是記載依極其普通的某種行法以獲得悉地（*siddhi*）的成就法（*sādhana*）之聖典（註二六）。怛特羅所處理的主題，包含有秘教性的瑜伽與對神的讚歌或祭式、儀禮及其理論，甚至是法律、醫學、魔術等等（註二七）。若從如此廣闊的視野來看，則怛特羅教與自古已行於印度的宗教行爲與日常生活之大部分都有關連。

以上所述，是將古代印度人的共通文化的怛特羅教，附上了佛教色彩，而視之爲密教的外國學者的觀點。反之，多數日本人，則從向來的傳統佛教立場來考察密教，因此，認爲它是佛教之中，含有較強的秘教要素的一個教派。就這樣，日本人與外國人對密教的觀點頗有歧異，一直到戰前，雙方的研究幾乎分頭進行，互不關涉。

以眞言宗與天台宗爲中心的密教研究，在日本國內已有漫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在國外，由於以現存的印度教或藏傳佛教爲對象而作實地調查，並從事嚴密的原典研究，因此，對怛特羅教的研究已有相當卓越的成果。這兩方面的研究都各具特色，不應該各行其道







，全無關涉。根據這兩方面所作的綜合性研究，是今後研究印度密教的重大課題。

當考慮過這些外國學者的怛特羅教研究，以及日本的密教教學傳統之後，即能明確地劃定密教之範圍。總而言之，在以正覺為最終目標的佛教之中，凡是明顯具有以怛特羅教為基礎的秘教性、儀禮性、呪術性、象徵性性格的教派，即可說是密教。但是，其界綫也未必如此嚴密，這是必須具有的自覺。

#### 4. 純密與雜密

日本的密教中，『大日經』與『金剛頂經』的密教被稱為純密，而稱其他的密教為雜密，兩者有所區別。所謂的「純密」、「雜密」，是就其經典、儀軌之目的、結構、修法內容等方面的不同而立論的。茲就其詞語之用法略作探討。

「純密」是純正的密教，雜密是雜部密教的略稱。最早將兩者對照使用的人，是江戶中期的慧光（註二八）。但是，最早記載「雜部」不屬於『大日經』系、『金剛頂經』系之密教的文獻，卻是空海的『三學錄』（註二九）。該書將全部的經典分為經、梵字真言、律、論等四類；其中，經的部門分為金剛頂宗經、胎藏宗經、雜部真言經等三類。此